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四十七回 花園內呂昆允婚 山石傍臨妝留意

詞曰：畫梁雙雙喜燕，銜泥空作窩巢。一天打食教千遭，只恨兒孫不飽。養得嘴上黃嘴未退，身上剛長翎毛，竟自騰空飛去了，飛在人間畫梁高門。任他散淡逍遙，遇著一個狠心的狸貓，跟隨不相饒；一爪兒搭住，連皮帶骨一齊嚼了。

按下閒詞。

話表張寅、呂昆到得園中，只見雕欄十二，曲水流觴。時當桂花開得茂盛，香氣襲人，卻也可愛。安老爺邀了張、呂二人在桂花亭坐下。用過了茶，張寅請安老爺命題。安老爺意欲將那桂花為題，恐題目過熟；回頭一看，見壁上掛著一幅墨筆菊花。是前人的名筆，用手指著道：「二位賢姪，就是這墨筆菊花罷。」張寅道：「當得遵命！」呂昆入坐即書。安老爺他也不看張寅，只見呂昆筆走龍蛇揮而就，安老爺接過來一看，上寫著：

一種幽姿別樣妝，經春歷夏助秋光；
籬邊故有臨霜節，紙上常餘翰墨香。
不比凡花施豔色，偏宜載酒樂重陽；
有時醉眼偷相顧，錯認陶潛作阮郎。

看畢，又遞與張寅賞玩一遍。二人連連贊（讚）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真奇才也！」張寅道：「小姪薦舉之功，足見不差。」

安老爺見了這幅詩箋，那裡還肯放手？看而又看，念而又念，吟哦不止。將張寅扯在一邊，道：「拜托賢姪始終到底，還要代我曲全。」張寅回道：「老年伯但請放心，我與他非一日之交，不怕他不肯依允。」連連向呂昆道：「賢弟，安年伯既盛意諄諄，不必固執；況事已如此，趁我在此，過來拜了年伯如何？」呂昆只得將計就計，走近安老爺跟前。張寅吩咐安老爺家人取紅氈，鋪在地下；呂昆登氈，拜了兩拜，站過一邊。張寅也就到安老爺跟前道喜。安老爺道：「多謝賢姪作成，受老夫一拜。」張寅連連攙起，回了一禮，道：「〔此〕因前定，非小姪之能，何敢當此！」張寅恭喜呂昆。安老爺將詩箋收好，命人掣去紅氈，心中大喜：老夫為擇婿一事，費盡無限心機，不意探手而得，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命人報知談氏夫人，吩咐辦酒。此一刻，家中大小等都已知道，總來恭喜。

安老爺見酒席尚未完備，邀了張、呂二人，各處散步。走到一處小書室，上有一匾，名曰「辟蘿軒」，旁邊一帶柳樹，裡面影著高聳樓房，這就是安老爺的書室。張寅與呂昆進得辟蘿軒，四下觀望。只見那滿壁圖書，淋漓翰墨，乃是安老爺養靜之所，輕易無人得到。安老爺命人取了香茗，每人跟前敬了一杯。安老爺說道：「今日奉屈張賢姪，卻也不恭；改日自當另宴，奉攀一敘。」正言話間，只見家人前來，將酒席擺下。安老爺親敬了三杯，道：「薄酒不堪入口，要請賢婿與張賢姪暢飲。」

正在用酒之間，耳邊只聽得笑語盈盈，香風拂拂，幾個女子前來到太湖石後站定。張寅眼睛最尖，只見那些女子的服色打扮，正是：

鵝黃鴨綠雞冠紫，鷺白鴉青鶴頂紅。

年紀總在二十上下，輕挑雲鬢，淡掃蛾眉。你道這幾個女子是何等樣人？卻是談氏夫人房中幾個侍妾：一個名喚春桃，一個名喚夏蓮，一個名喚秋菊，一個名喚冬梅；臨妝也在其內。聽得府中擇婿，這乾女子瞞著夫人，都來窺探姑爺。見得張、呂二人少年風雅，各人心下思想：不知那日也嫁得這樣一個俊俏郎君，才了得我們心願。

不言眾婢，只講臨妝搶在前面站下，用心觀看。冬梅說道：「你與這二位相公有些瓜葛？」臨妝道：「不要取笑！難道你們看得，我又看得麼？」這幾個女子暗想：卻也不怪他！他是小姐的人，將來陪嫁，定然是他，豈不關切？只見呂昆坐在首席，取著杯兒，招呼張寅；張寅定眼兒望著太湖石邊。呂昆也知有人窺探，放下酒杯，朝前一望：只見臨妝面目比前大不相同，站在太湖石旁，遮遮掩掩，欲要站將出來，又怕安老爺看見。呂昆一望臨妝，看一看安老爺，總怕漏出機關。二人目目相覷，正是：

滿腔心事難開口，盡在雙眸兩送情。